

世界文学名著 · 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一辑

基督山恩仇记

上

金城出版社

基督教文学名著丛书

基督教文学名著丛书

基督山恩仇记

上



基督教文学名著丛书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一辑

基督山恩仇记

上

(法) 大仲马 著

武陵 译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山恩仇记/ (法) 大仲马著; 武陵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1999. 5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ISBN 7-80084-236-3

I. 基… II. ①大… ②武…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378 号

责任编辑: 张朴远 孙德全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850×1168 毫米 1/32 44.125 印张 1105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84-236-3/I·32

前 言

大仲马（1802—1870），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报刊连载小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善于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情节曲折、扣人心弦的作品，是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大仲马一生作品颇丰，除了《基督山恩仇记》，他还有九十部戏剧和约一百五十部小说。其中，《亨利三世及其宫廷》（戏剧）、《拿破仑·波拿巴》（戏剧）、《三剑客》（小说）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基督山恩仇记》是大仲马于一八四五年八月起在巴黎《辩论报》上连载的小说。故事描写了基督山伯爵复仇的经历。水手邓蒂斯航海归来，准备与女友美茜蒂丝结婚。嫉妒邓蒂斯才能的会计邓格拉司联合邓蒂斯的情敌弗南诬告他是拿破仑党人。检察官维尔福为了一己之私，尽管明知邓蒂斯清白无辜，还是将其打入死牢伊夫堡。在牢中，邓蒂斯遇到了神父法利亚，获得了对生活的勇气和智慧。后来，邓蒂斯逃离伊夫堡，取得基督山岛上的宝藏。他化名基督山伯爵，重返人世，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全书情节跌宕起伏、描写细腻真挚、布局清晰合理，特别是它的对话，流畅自然，极好地揭示了人物性格特征。本书堪称世界通俗小说的典范，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作品。

一九九八年六月

目 录

第 一 章	船到马赛	(1)
第 二 章	父亲和儿子	(11)
第 三 章	迦太兰村	(19)
第 四 章	密谋	(31)
第 五 章	喜宴	(39)
第 六 章	代理检察官	(53)
第 七 章	审讯	(64)
第 八 章	伊夫堡	(76)
第 九 章	订婚之夜	(88)
第 十 章	土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94)
第 十 一 章	科西嘉的魔王	(103)
第 十 二 章	父亲和儿子	(112)
第 十 三 章	百日王朝	(119)
第 十 四 章	两个犯人	(127)
第 十 五 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38)
第 十 六 章	意大利学者	(155)
第 十 七 章	长老的囚室	(165)
第 十 八 章	宝藏	(187)
第 十 九 章	长老之死	(200)
第 二 十 章	伊夫堡的坟场	(210)
第 二 十 一 章	狄波伦岛	(215)
第 二 十 二 章	走私贩	(225)

第二十三章	基督山小岛·····	(232)
第二十四章	珍宝·····	(240)
第二十五章	重回马赛·····	(249)
第二十六章	邦杜加客栈·····	(255)
第二十七章	往事·····	(270)
第二十八章	档案·····	(286)
第二十九章	摩莱尔父子公司·····	(293)
第三十章	九月五日·····	(306)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辛巴德·····	(322)
第三十二章	醒来·····	(349)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355)
第三十四章	显身·····	(389)
第三十五章	锤刑·····	(409)
第三十六章	罗马狂欢节·····	(423)
第三十七章	圣·西伯斯坦陵墓·····	(440)
第三十八章	约会·····	(456)
第三十九章	贵客·····	(463)
第四十章	早餐·····	(482)
第四十一章	会面·····	(494)
第四十二章	管家先生·····	(510)
第四十三章	阿都尔的别墅·····	(515)
第四十四章	为亲人报仇·····	(524)
第四十五章	血雨腥风之夜·····	(551)
第四十六章	无限透支·····	(568)
第四十七章	波起灰斑马·····	(587)
第四十八章	唇枪舌战·····	(603)
第四十九章	希腊女郎·····	(616)
第五十章	摩莱尔的家庭·····	(621)

第五十一章	情人相约·····	(631)
第五十二章	毒药的学问·····	(644)
第五十三章	歌剧《恶魔罗勃脱》·····	(663)
第五十四章	公债的起伏·····	(681)
第五十五章	少校卡凡尔康德·····	(694)
第五十六章	安德里·卡凡尔康德·····	(705)
第五十七章	大门口·····	(719)
第五十八章	诺梯埃·维尔福先生·····	(730)
第五十九章	遗嘱·····	(739)
第六十章	急报·····	(749)
第六十一章	驱逐睡鼠·····	(759)
第六十二章	幻影·····	(770)
第六十三章	晚宴·····	(780)
第六十四章	乞丐·····	(791)
第六十五章	夫妻间的争吵·····	(801)
第六十六章	婚姻计划·····	(811)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822)
第六十八章	夏日舞会·····	(834)
第六十九章	调查·····	(843)
第七十章	舞会·····	(853)
第七十一章	面包与盐·····	(863)
第七十二章	圣·米兰夫人·····	(867)
第七十三章	诺言·····	(881)
第七十四章	维尔福的家墓·····	(911)
第七十五章	会议记录·····	(921)
第七十六章	小卡凡尔康德的进展·····	(934)
第七十七章	海蒂·····	(946)
第七十八章	亚尼纳来的消息·····	(970)

第七十九章	柠檬水·····	(990)
第八十章	控诉·····	(1005)
第八十一章	退休面包商的房间·····	(1012)
第八十二章	夜盗·····	(1033)
第八十三章	上帝的手·····	(1049)
第八十四章	波香·····	(1056)
第八十五章	出游·····	(1063)
第八十六章	审讯·····	(1075)
第八十七章	挑衅·····	(1088)
第八十八章	侮辱·····	(1094)
第八十九章	夜晚·····	(1105)
第九十章	会面·····	(1113)
第九十一章	母亲和儿子·····	(1127)
第九十二章	自尽·····	(1133)
第九十三章	凡兰蒂·····	(1143)
第九十四章	表白·····	(1151)
第九十五章	父亲和女儿·····	(1164)
第九十六章	婚约·····	(1173)
第九十七章	去比利时·····	(1184)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1192)
第九十九章	法律·····	(1205)
第一〇〇章	露面·····	(1216)
第一〇一章	毒蛇·····	(1223)
第一〇二章	凡兰蒂·····	(1228)
第一〇三章	玛西米兰·····	(1234)
第一〇四章	邓格拉司的签字·····	(1243)
第一〇五章	墓地·····	(1254)
第一〇六章	分享·····	(1267)

第一〇七章	狮窟	(1285)
第一〇八章	法官	(1293)
第一〇九章	开庭	(1303)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1310)
第一一一章	赎罪	(1318)
第一一二章	离去	(1327)
第一一三章	旧事	(1341)
第一一四章	庇庇诺	(1355)
第一一五章	菜单	(1366)
第一一六章	宽恕	(1373)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1380)

第一章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圣母”瞭望塔的守望员发出信号——从士麦那出发，途经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的埃及王号三桅帆船即将抵达。

和平时一样，一个领港员立即出发，在摩琴岬和里翁岛之间登上了埃及王号。

圣·琪安堡的平台上很快便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对于马赛来说，一艘船的入港无疑是一件大事，何况是“埃及王号”这样的船，它在马赛古老的佛喜船坞建造装配、载货出航，船主又是本城的人，这就更引人注目。

船渐渐地越驶越近，已安然越过了卡拉沙林的和杰罗斯的之间由火山爆发形成的那个海峡，绕过波米琪，扯起上桅帆、前桅三角帆和后桅帆，自港口挺进。可是，它的行驶是如此缓慢异常，外表看起来又这般无精打采，以至那些看热闹的人心里本能地预感到了某些不祥的事情的发生。然而，有航海经验的人却非常清楚，如果确实有意外发生，也必定与船本身无关，因为这艘船的驾驶和行驶都没什么问题。领港员正在引导埃及王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入口，一个年轻人在他身旁打着迅速的手势，敏锐地注视着船的每一步运行，并复述领港员的每一个命令。

弥漫于人群之中的不安情绪使一位观看者无法忍耐下去，他不等帆船入港便跳入一只小艇，向埃及王号驶去，在里瑟夫湾的对面靠近了埃及王号。

领港员身边的年轻船员看到他来，就脱下帽子，离开岗位走到船边。这个年轻人大约有二十岁左右，身材瘦长，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身上流露出那种从小同风险

搏斗的人所特有的镇定和坚毅。

“啊，是你，邓蒂斯，”小艇上的那个人喊道，“到底怎么回事，您的船为什么整个都显得这样丧气？”

“不幸极了，”年轻人回答道，“尤其是对我，真是不幸极了！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失去了勇敢耿直的船长黎克勒！”

“那货呢？”船主急切地问。

“货算是安全到达了，摩莱尔先生，我相信您会在这方面感到满意的，但黎克勒船长、那个可怜的人……”

“他究竟怎么了？”明显松了一口气的船主接着问，“那个勇敢的船长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死了。”

“掉到海里死的吗？”

“不，先生，是脑膜炎带走了他的生命，他临终前痛苦极了。”接着他转过身去向船员大声喊道，“全体注意，准备下锚。”

所有的水手依令而行。船上总共有八到十个水手，他们马上行动起来，有的立即奔向主帆帆脚索，有的奔向三角帆，有的守候在升降索旁边，还有的待在转帆索和绞帆索旁。

那位年轻水手无精打采地环顾四周，发现他的命令确实已得到了迅速的执行，就又转过去面向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船主重新捡起话头，继续说道。

“唉，先生，谁也料想不到啊！在离开那不勒斯之前，黎克勒船长同那不勒斯港务长交谈了很长时间。船离港时，他就感到有些不舒服。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他就开始发烧，三天后就死了……”

“按照惯例，我们为他举行了海葬仪式。他被裹在吊床里，头脚各绑了一只三十六斤重的大铁球，就葬在了艾尔及里奥岛旁边。他的荣誉勋位十字奖章和佩剑，我们都带回来给他的遗孀。他这一生真算是没有虚度了。”他惨然一笑，接着道，“和

英国人打了十年的仗，最终还能像常人一样死在床上。”

“就是这样，爱德蒙先生，”船主接着说道，他显得越来越放心了，“要知道，人总是会死的，老年人最终要给青年人让路，不然，青年人就没有办法晋升了。你刚才已向我保证货物……”

“货物完好无缺，摩莱尔先生，我担保。这次航行至少可以给您带来两万五千法郎的盈利，我想。”

此时，船刚过郎德塔，年轻人喊道：“绞帆，慢行！”

命令马上得到了执行，就像在战舰上一样。

“落帆！卷帆！”

最后一声命令一落，所有的帆都降了下来，帆船在惯性下，以几乎无法觉察的速度前移。

“现在，请您上船吧，摩莱尔先生，”看到船主有些急不可待，邓蒂斯说道，“您的会计邓格拉司刚从船舱里出来，他会告诉您所有您想知道的情况。我还得照看下锚和把这只船挂住。”

不容他再说，船主立即抓住邓蒂斯扔下的一条长绳，以水手的敏捷，爬上帆船的阶梯，而邓蒂斯则回去执行他大副的任务，让那个叫邓格拉司的人去和船主交谈。邓格拉司也已向船主迎来。

这人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脸上阴沉沉的，流露出谄上欺下的本来面目。此外，除了他会计的头衔之外，他的作风也引起水手们的厌恶。他在全体船员中受到普遍的憎恨，其程度正如爱德蒙·邓蒂斯所受到的喜爱那样。

“啊，摩莱尔先生，”邓格拉司说，“船上发生的不幸您已经知道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可怜的黎克勒船长啊！他可真是勇敢诚实的好人！”

“并且他是最优秀的海员，已经在碧海蓝天中磨炼得成熟老练，承担摩莱尔父子这样重要的公司的利益重任，他应该是最

佳人选了！”邓格拉司答道。

“不过，”船主目光瞅着正在照看下锚的邓蒂斯说道，“我认为，邓格拉司，一个海员要熟悉本行，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非得上年纪才行。看看我们的朋友爱德蒙，我觉得，他不必向任何人请教就已经很称职了。”

“不错，”邓格拉司说道，冷冷地膘了邓蒂斯一眼，眼神里满是嫉恨，“不错，毫无疑问他很年轻。船长刚咽气，他连别人的意见也不征询一下就发号施令，并且让我们在爱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而没有直接返回马赛。”

“关于这艘船的指挥权的接管问题，”船主说，“那是他身为大副应尽的责任。至于船在爱尔巴岛延误了一天半时间，除非这艘船需要修理，否则那就是他的不对。”

“这艘船的状况就像您和我的身体一样良好无恙，摩莱尔先生，这一天半时间的延误完全是因为他突然心血来潮，想上岸游玩而白白浪费掉的，事情就是这样。”

“邓蒂斯，”船主转身向那个年轻人喊道，“你过来一下。”

“请稍等，先生，”邓蒂斯说，“我马上就过来！”

接着他向全体船员喊道：

“抛锚！”

铁锚立刻被抛落水中，铁链下落时发出互相碰撞的叮当声。虽然有领港员在场，邓蒂斯还是坚持做完他职责内的事情，直到这道最后的工序操作完毕。接着他又补充道：

“把公司的旗换成狭长旗，下半旗！斜放横桁！”

“您看，”邓格拉司说，“我敢说，他已经自封为船长啦！”

“事实上他的确已是船长。”船主说。

“但那还需要您和您的合伙人的签字才行啊，摩莱尔先生。”

“他为什么不应该获得这个职位呢？”船主说，“他很年轻，这我非常清楚，不过我认为他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并且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邓格拉司的眉头掠过一片阴云。

“对不起，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走过来说道，“现在船已经下锚停好了，我来听您有什么吩咐。您刚才是在叫我，对吧！”

邓格拉司向后退了几步。

“我想知道，船为什么要在爱尔巴岛停留？”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先生，那只是为了执行黎克勒船长的最后一个命令。他临终的时候，让我把一包东西交给柏脱兰元帅。”

“那么您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谁？”

“元帅。”

“见到了。”

摩莱尔打量周围，然后把邓蒂斯拉到一边，猝然问道：“陛下还好吗？”

“看起来身体非常健康。”

“这么说你已见到了陛下？”

“我在元帅房里时，他刚好走了进来。”

“您和他讲过话吗？”

“是他先跟我讲话的，先生。”邓蒂斯微笑道。

“他对你说了什么？”

“他向我打听关于这艘船的一些事情——什么时候到马赛，走了什么航线，运了些什么货，等等。我想，船上要是没有装货，而且船主又是我的话，他会买下这艘船的。但我告诉他，我不过是大副罢了，船是摩莱尔父子公司所有的。‘哦，哦，’他说，‘这家公司我知道，摩莱尔家族世代都当船主的，我镇守瓦朗斯时，就有一个姓摩莱尔的人在我们那个团队里服役。’”

“一点不错，真是那样的！”船主兴奋地嚷道，“那是我叔叔波立卡·摩莱尔，后来他当过上尉。邓蒂斯，您一定要告诉我叔叔，说陛下依然记着他，您将会看到这个老军人被这个消息

感动得掉眼泪，”他亲密地拍拍邓蒂斯的肩膀，接着说，“邓蒂斯，您执行黎克勒船长的命令在爱尔巴岛靠岸，这样做非常好。只是，您把一包东西带给元帅，并和陛下交谈的事情要是被人知道的话，您就要受到连累了。”

“先生，您为什么说这会连累我呢？”邓蒂斯说，“我甚至连我带的东西是什么都一无所知，而且陛下只不过是问了来客几个问题而已。噢，对不起，卫生署的检疫人员和海关官员朝这边来了。”

“哦，你去忙吧，亲爱的爱德蒙。”

年轻人于是向舷门那边走去，他一离开，邓格拉司就凑近前来。

“看来，”他说，“他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来向您说明为什么在费拉约港停留了吧！”

“是的，非常充分的理由，亲爱的邓格拉司先生。”

“啊，这样就好极了，”邓格拉司说道，“看到一位同事没有尽到职责，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邓蒂斯已经尽到职责了，”船主回答，“这就用不着再多说了。他到这个岛上耽搁一下是黎克勒船长吩咐的。”

“说到黎克勒船长，船长有一封信邓蒂斯转交给您了吗？”

“给我？没有啊！他是有封信要给我吗？”

“我相信，除了那包东西，黎克勒船长还把一封信交托给他。”

“您指的是哪一包东西？邓格拉司。”

“就是邓蒂斯顺便留在费拉约港的那包东西。”

“您怎么知道他把一包东西留在了费拉约港呢？”

邓格拉司顿时面皮涨得通红。

“我从船长室经过时，房门正好半掩着，我看见他把那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了邓蒂斯。”

“他一点都没跟我说起过这件事，”船主说“要是信，他

一定会交给我的。”

邓格拉司低头想了一会儿。

“那么，摩莱尔先生，”邓格拉司说，“我请求您不要向邓蒂斯提起这件事，可能是我搞错了吧。”

这时，年轻人走了过来。邓格拉司见机离开了。

“喂，亲爱的邓蒂斯，您现在有空了吗？”船主问。

“有空了，先生。”

“您办事没用多久。”

“是的，我给海关人员交了一份我们的进港证，至于其他的证件，我已经交给了领港员，他们已有人随他去拿了。”

“这么说您在这里没其他事要办了吧？”

邓蒂斯飞快的环顾周围。

“没有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那您愿意和我们一同去吃晚饭吗？”

“请您原谅，摩莱尔先生，很抱歉。我得先去看望我父亲。不过，对您的盛情，我还是非常感激。”

“您这样做很对，邓蒂斯，很对，您是个孝子，这我早有耳闻了。”

“这……”邓蒂斯有点犹豫，“我父亲最近身体怎么样，您知道吗？”

“亲爱的爱德蒙，虽然我最近并没有看到他，但我相信他身体很好！”

“是的，他总是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

“这至少可以证明，您航海在外期间，他不缺什么东西。”

邓蒂斯笑了笑。

“我父亲为人倨傲得很，先生。就算他连饭都吃不上了。恐怕除了上帝之外，他决不会跟任何人要求什么东西的。”

“那么好吧，您还是先去探望令尊吧，我们等您回来吃饭。”

“还得再次请求您的原谅，摩莱尔先生，看望过我父亲之后，